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四十五
內容分類 集-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編號 D7914800

卷四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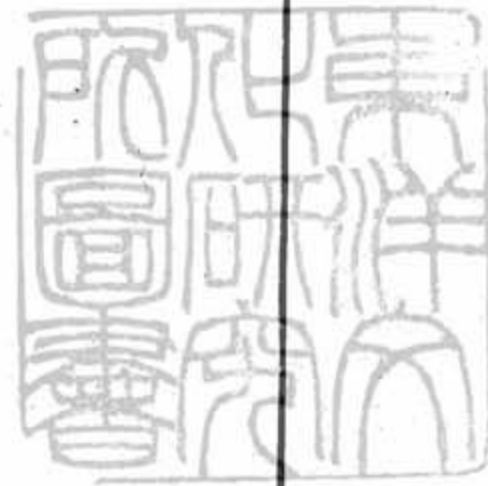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東方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043

東京化學院
研究所
圖書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五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傳

孟子荀卿列傳

漢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



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植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

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閑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

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爽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尹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董仲舒傳

班固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

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云云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彘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

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上奏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又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䟽諫爭教令國中所以所居而治及出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降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徒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曰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始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淳游夏而曰筦晏不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黃憲列傳

宋范蔚宗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闕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

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鄙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墮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

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五柳先生傳

晉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意便會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結穿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斯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巧者王承福傳

唐韓退之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曠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

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

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戶

上下其巧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

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齊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其言有可

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二十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

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克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翫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

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婉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毛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曰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

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書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

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
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
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
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
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
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蔕也
君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
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
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

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
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搔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
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
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
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
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
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
人輟食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
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
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
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

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二役焉捨我衆莫能就
一字糲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
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
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
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
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
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
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盡宮
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
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
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
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
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

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彼者
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
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
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
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
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
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
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
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
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
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
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
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

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
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
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
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
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
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
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
不亦繆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
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
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
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
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
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

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
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
名

六一居士傳

宋歐陽永叔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於潁水之
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
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
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
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
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
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
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
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

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矣復何道哉

趙延嗣傳

石守道

今三司嗣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內無兄弟外無期功強近之親無宅一區無田一廛以爲養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負擔霑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十年如一日事三孤女使其女與同處延嗣未嘗至其門初寓於宋三女既長延嗣走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徵之因發聲哭哭止具道趙氏之孤且年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爲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

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欲則
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
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程公之客者程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
去復爲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
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隣家女投叔子使執燭以達
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庶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
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子僅十
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程公之客皆
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矣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
爲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侔韓並延嗣可謂僕
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
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
之云

無名公傳

邵堯夫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
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
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
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
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
大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
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
餘暇閑性閑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吾未嘗不爲善人告之以
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
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不易禳性喜飲酒常命
之曰太和湯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
素業爲儒口未嘗不言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

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脩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闕之興化軍暮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蒞民政約於奉身庶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私遺焉惟他人忍之我弗忍也毋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

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尚有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爲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脩父志而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謝翱傳

洪武胡仲申

謝翱字臯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鑑居喪哀毀人稱其孝
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
宋相文天祥忙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
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
執翱匿民間流離之間行抵勾越多閭閻故大族而王監簿
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
自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
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
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
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
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歔流涕晚愛睦州山水
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菟歸徠
兮何極菟去兮關水黑化爲朱烏兮有嚼焉食歌已失聲哭人

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
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游焉願即此爲
葬地作許劬錄及翱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
秀鳳葬我許劬之地鳳聞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
秦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
受業焉同郡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
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水數
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貴似道毋喪不宜賜國簿責文及翁顧
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
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富移不爲
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媯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摺紳學者問翱時
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翱有晞髮集

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
大要類其行等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書之鄴
江任士林稱翺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行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唐韓退之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
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
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
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
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
平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
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
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

亦曰唐之復土壇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歸我亦不
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
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
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
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
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
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
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
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
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如公爲金
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
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未訖之
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

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
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
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遣懷光言曰
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甚至上所言公之情
止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
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
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
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
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繼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
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拚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
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
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
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

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
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
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
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
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
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
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
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
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
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
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
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
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

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其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

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太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湏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

真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真外郎
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
同帶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
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
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
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真外郎
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
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
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關其郭闐道謹呼公來之初今
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
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
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
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

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
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解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
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解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
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拜太常議謚牒史館編錄

段太尉逸事狀

柳子厚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
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
貨竄各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
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
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
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
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
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

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嫠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論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

尉曰吾未哺食靖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俄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孰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謏謏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諭謏謏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鬻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謏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

者發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謀維
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女自恨死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須及
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常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
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家以
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說
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
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
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郊黎閭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郭
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伍首拱手行
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
非偶然者會州刺史陸公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
以恐尚逸遂大集大史氏以狀公於執事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六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謚法

周公謚法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以制謚法遂叙
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名謂謚號民無能名曰神
不名一善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靖民則法曰皇靖安平易不訾曰
下俱木注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尊賢貴義曰恭尊事賢人仁義歸
往曰王民往敬事供上曰恭恭奉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尊賢敬
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入方應之也既過能
改曰恭言自知也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從之成
群曰君民從之愛民長弟曰恭順長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得實所賦得簡執禮御賓